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九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張龍升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二

葛興祖墓誌銘 宋王安石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

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閲之終篇而屢歎曷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効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于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葢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

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與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朞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爨緼皆有文學爨許州臨潁縣主簿緼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

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慭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

又將何求

孔處士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耶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

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歴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詔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禄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于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

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瞻塟先生於兗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葢先生孝弟忠信無

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于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葢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捨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乎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私維志之求

王深父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賢之道為已任葢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

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後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乎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令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

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矣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葢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

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某人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其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乎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

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金溪吴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及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塟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幼三女

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邪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将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度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庶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其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豈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憮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

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

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夭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王安石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

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雎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豊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睎子慈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為正婦道也吾

勤此而已矣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没與為女婦時弗差也故内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為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嫗愉愉教牋綮弗行婦妾秉夫趣為亢厲勵

之顯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
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来監于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王安石

尚書祠部郎中贈户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
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
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
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
其夫為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為熈寧元

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為秘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

夫人不及其顯禄嗚呼良可悲也於其塟臨川人王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塟袝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曾公夫人吴氏墓誌銘　王安石

夫人吴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年牟宰女一時博士

方為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豊之某地前葬擧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顔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已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秘之墓中於以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蚤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擧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三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宋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葢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化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楊氏袁

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序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歴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孝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才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

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嚣于憸孫隆名極位世世茍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

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紆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恵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川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摇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

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益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衞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食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

緦緦傒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逺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豊之歲材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葢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荒誕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馳騖而遇困阨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趍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

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族自姬出臨轢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懿辭若遵律盛哉世㣲後宜闡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曾鞏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其王考諱其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為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

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廕為將作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内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蚤夭君少孤

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潔廉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修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年雖尚少已有能名乃為判官通判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將大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人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

處顯好汲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
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
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儁然自天聖至今繞四十年翰
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
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
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刁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羇於閭
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
謂命者非邪君之塋秘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來請

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違在
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中
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曾鞏

唐之亡強者分其地為國以十數揚行密有淮南稱吳
海州人徐溫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
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

去温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温巳子知諫事昇為將死昇追以為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昇子璟為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為其秘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丞監揚州税以死子天錫為秘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李皆稼吕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吕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

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牧其土地而
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昪遂代吳而徐氏
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
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
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
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
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
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

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多不取有冐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僊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黄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稼吕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旣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

士女子之為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戚元魯墓誌銘　曾鞏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為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為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予為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為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

字元魯為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葢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之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踈凡知其為人者皆為

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為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為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為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為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内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予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予文以見於後故不

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邁道以狀來速銘

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於墓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四

陸道士墓誌銘　宋蘇軾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黄冠師子厚獨狷潔清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黄州出所作詩論内外丹指畧蓋自以為决不死者然予甞告之曰子

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内丹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輙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黒玉曰當以是誌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塟之觀後葢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黄冠詩棊醫卜内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
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寛
無復清詩助痟酸龍虎允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亡妻王氏墓誌銘 蘇軾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
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塟於眉之東
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

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輙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從軾官於鳳翔軾有所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輙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

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蘇軾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黄元豊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黄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瘞於黄之東阜黄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蘇軾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二十始隸蘇氏頹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豊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五

非熊墓銘　宋黄庭堅

非熊豫章黄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嵗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菑先大夫以嵗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為吉祥以為門戶所寄兒

時默黑腯肥甚可念先大夫捐舘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歳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役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賣大父時田為非熊娶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説竟棄去由是頽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甲辰在卯歳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怪奇

鈞致禄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女予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三十有六有術不炫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雖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陳夫人墓誌銘　黄庭堅

故福州長溪主薄吳君夫人陳氏其父左侍禁知高州諱秘開封人初高州子男女且十人皆蚤世晚得夫人幼童慧寤成長淑慎故高州奇此女閱婿久之迺以歸

長溪長溪磊落人三佐縣不可意棄官歸執花遇人情不可堪忍崢嶸於胸次而上於眉宇之間睥睨畦圃釋然忘懷以是心通意得於草木之性間雨露而封植之能與物為四時而吳氏花名江南盖婆娑丘林十餘年而後終雖長溪自得之而夫人燕安田里實有助焉夫人歸吳氏不及皇姑事長姒如姑禮外姻來者初不知其娣姒也自奉養菲薄施畀族黨甚周諸兒皆夫人勸督宦學也尤喜誦浮屠書平生自力以數萬遺子侄念

其春秋高勤誦索氣共諫止之夫人曰人心所安樂國禁不能沮也其所不願國賞不能勸也吾誦書猶乃翁蔣花也疾革顧兩侍兒掖坐命二子曰吾處常得終汝曹可無憾遂瞑實元豐四年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維夫人少則能婦長則能母陳義甚高疾亟而不亂斯其可銘長溪諱長裕崇仁人塟番之東岡夫人附焉五男二女其四早卒久中而令美中進士薦某州女嫁承務郎郭禮立銘銘曰

在番之陽孔樂東岡維息克孝以夫人藏其松其栢其杉其栝築丘岑岑尚翦勿勿伐深谷既陵土不閟瘞刻詩不磨永孚來世

處士王君墓誌銘　蔡襄

文惡蹈襲其妙極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而今之取士者反是千人一律轉相模焉是名合格而實學者病矣余行四方與多士游觀選舉之得大率如此少異則遺焉亡友王信之是也信之諱洵為人樂易而敏於學文

有可觀獨於場屋則氷炭盖其文之變不混於一律言必已出不屑於模倣固有司之所棄也已乃裂去相羊泉石間以吟詠自娯不以資産為事而喜赈人之急其瀟洒出塵之想雜以邁往之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信之得之矣天聖三年二月壬申卒於家越明年其孤木等卜以九月戊申葬於筠州新昌縣太和鄉卬源里之古塘使來請銘𦘕既哭之退而序曰王氏世家淄州北海縣司封郎中諱恕於信之為高祖司封生大理

評事諱某評事生登仕郎諱喆登仕生考安遠軍節度推官諱鉉五代末官於新昌因家焉而信之不及養獨事母趙以孝聞娶東湖徐氏生四子木其長也次曰林曰森曰東女二一嫁范孝廉一尚幼孫男一名佛助銘曰

嗚呼玉之美也珪璋之耶不自以為材埋之地耶亦不以為災世寶其材必哀其埋我銘信之如之何不哀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晁補之

君張氏諱㬰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盖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亡秦虎狠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廼脩然退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

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絶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廼知湯之攸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蓋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壅培其子讀書為士君用勉礪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

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為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遡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閻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乘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

所聞於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凶歲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為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評曲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於庭即夢得期三年後如期亡人以為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肆有聞

工為詩温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修房之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甞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翟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為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為恨汝無忘我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迺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

馬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叚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愧於少游者後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牀之意從許

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耆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户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詞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况事與志常嶇嶔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狥捐千金少猶顛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惜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駸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鉼罍于覺惟久滛潘泊可守寧適今

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黄君墓誌銘　晁補之

黄君諱某世為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輙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黄氏立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黄某者耶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

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紿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為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也是不然觀黄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山陰陸氏女女墓誌銘 陸游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瑰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絶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葬於城東北澄溪院九

月壬寅即壅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洒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荊榛兮於虖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與死棄於此吾其不仁兮

林公材墓誌銘 陳亮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閭閭積勤服業以

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為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並墻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為其子學問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熈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慥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

將以十月甲申日塟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泣然拜於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塟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慥父余無以答乃為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毛積夫墓誌銘

葉適

毛子中字積夫髫髻有傑氣十七時游江淮亂後邸店未復卧起草中時時與小冠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阸塞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堞矗然

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薦虎皮道旁燔肉煮葵菜浩歌縱飲帥為視帥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為言之復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懽甚因留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衮衮無對愁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慿高悲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

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爍將贗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快快不自喜尚行游無怠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蔽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為平易之趨矣詎輕

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祖鍠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寛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兊兖充二女輯輔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塟瑞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予老憒憒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略也銘曰

不設志而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

月日

姜安禮墓誌銘　葉適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導任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詵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塟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

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櫬見星出入其走都邑柩故廡殯後為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尺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繂斷檣折舟幾覆然後得聚塟於武康上伯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產不至富厚亦稍賙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煇御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

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
間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殿
余疑之曰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
五十九塟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
夬家也已塟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
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及今人之律樂稱善人而志
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也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塟嗚

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墓林處士誌銘 葉適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傳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稀踈而不榮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為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為累而以貧賤為得以即死為可足而無憾其憂諸子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甑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以徼感人人亦

忘其為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處士與同巷朱伯
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驟甚
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
度橫彴徬徨折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
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
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為詩竟以成名殆
其死也猶課其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
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恍既襚斂之又率嘗往

來者盡有賻焉始克塟於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

惟其不悲以刻於斮

莊夫人墓誌銘　葉適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

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窜相家子匿姓名揞輜重從

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循

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鄭朔設沾

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蓋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墻靜修牖窗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為訾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

其名非必有禄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鄭立之來歔欷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日死矣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父母吾祖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禍也莊氏柔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

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為吾師友之費吾之困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為其身之喜吾之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巳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子良吾者其得毋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奴奴銘曰

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

樹我杞既以其夫亦以其子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六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陥静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将左将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陜軍朔方兵猝

破潼關主帥額克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死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

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
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
仕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
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歲夫人納哈塔氏
負遺骨葉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
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略
為次第之嗚乎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
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

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册散失世復不見令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録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録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薩爾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正卿西

帥楊沃行奉御孟克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為之辭嗚乎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於人我獨也天誰為為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為金石

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顔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顔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洛陽獄中之純以薊州

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
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
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唶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
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不知其牙帳所在吾
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
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邪
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
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嘗一飲不醉談笑此

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顔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顔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畧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冬朔方兵突入倒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勢諸將軍異同欲釋勿追

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既退而西馬多不暇入衙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為絶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

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顔希顔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顔尤嗟惜之希顔别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顔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换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河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

免用宰相侯摯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院
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
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某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
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為重自行臺以
下皆務為摩撫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
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
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高
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

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廵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毒藥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脇取之希顔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顔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

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如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無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謡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

餘事耳希顔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三日暴卒後二日瘞截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李黙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搶聰不及馳迅霆

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拔洪波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烱烱賦予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劔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崔立舉兵反

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捄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甞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乎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

正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婦罵狗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而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

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鄞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弁志予愧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徳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狀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叙而銘之曾

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氏似翁第三子
大父悼其兄之似俞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
五月庚午朏生天歷二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
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之原一漢五歲
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
章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道德性
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
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凜凜趍老成人初師里士劉

福逺習舉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下受諸經說大稱頴悟年二十有五病瘓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來拔並舍大木似翁著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踰月一漢乃不起妻鄒氏子男一女萬奴裁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徳元言者嗚乎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無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乎一漢真佳子弟已乎銘曰

麟之不角麛不如殰鷗之不翰鷇不如毈奪其所有無子之為痛慼其垂成無生之為寧坎而深樹而椮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高節先生墓誌銘　楊維禎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姓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生西京壽春尉福福生茂茂生隆隆生阜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格為

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覔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令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敢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䎱奇

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絶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會取悦而有信鄮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劔亭憲使盧公摯髙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常如此覩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别擗踊氣絶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不見賔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毋益虔毋卒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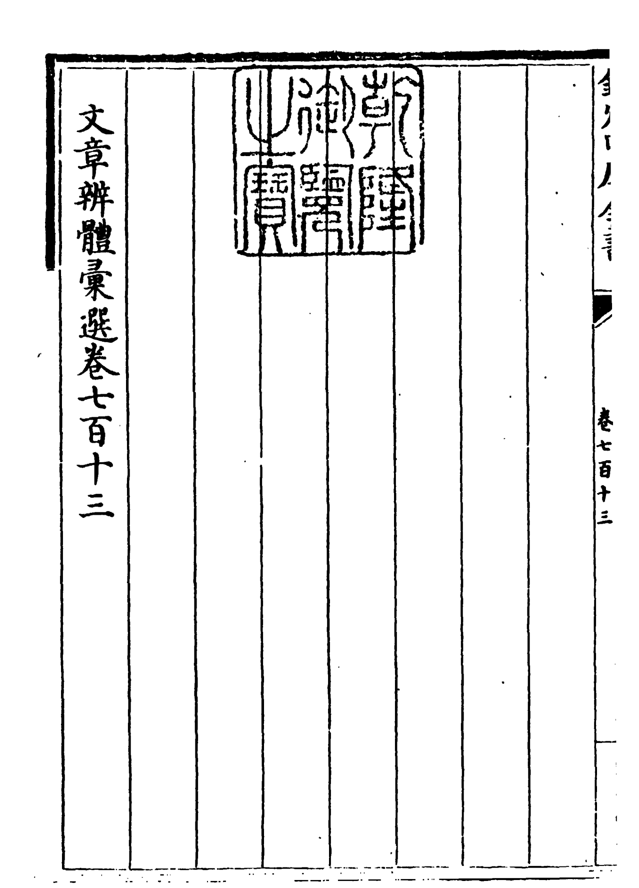
毁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夭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平疇西田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爲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黄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於祖祠西小室娶黄氏宋榜眼進士黄蜕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子以建德推官過釣臺淵從

子謁祖祠遂雙登臺訪子陵釣迹因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爲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渢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畫厥岐不背厥馳闕

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基維高有基維闕

遺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唐烘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七

故詩人徐方舟墓誌銘 明宋濂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

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讙謔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縣以丈夫覺之乃止溓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溓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讙共酌酒而别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是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於家後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溓

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

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三年矣嗟夫人生如寄

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瀕因語膺以舊

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

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尤善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家士

如無物稍長惝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

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輙斕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

書蟫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盡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鉥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

室江皐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衘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

鸛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
虧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褘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於天子曰臣
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實而臣不天父也
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
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
恩褒崇三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

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皇
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
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禕
禕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
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為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
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
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
家以勤儉族姻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俶擾

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狥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哀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英

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懐中旋復入於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即其地禮瘞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賓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徳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殁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

王家而貤恩錫命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有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天子有命禮貴飭終龍光赫奕賁于幽宫公曰噫哉君命實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

世子孫來瞻來同

吳先生墓誌銘　解縉

洪武丙辰先君子之友胡延平卒於官仲勤吳先生延平之妻兄也來經營塟事予從先君子識之胡延平之家見其英邁不羣甚敬服之先君子曰小子未見孟勤先生世稱吳氏二鳳是其兄弟予請問其詳則曰昔華樂先生與而祖同時佐義兵而祖不幸殞於兵華樂亦賫志以殁其時孟勤兄弟年皆弱冠負文武才數以策

干城守者皆不能用後皆如其言其父子豪傑之士也
又曰元盛時江右詩人自范文正公揭文安公而下流
而委靡獨擅音節而不失其雄渾者莘樂父子其尤也
去之十餘年為洪武丁卯始及拜先生于家得聞餘論
慊其平生明年先生復之楚又後十餘年得先生于史
館痛先君子之不復作每授教咸為之興感先生亦念
其故人之子愈加愛厚未幾而先生蒙恩得散地以佚
其勞遂以捐館聞予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書大篇短

章詞藻溢目老成忠厚之情及引教之意不覺其感愴之至也欲為先生述傳而先生之子善存以庶子胡君先大所為行狀一通求為之銘胡君延平之子先生之甥也知先生之家世羣行為尤詳謹按狀為銘先生諱勤字孟勤其先大梁吳氏徙居於荆至諱某者宦南康子孫居廬山之陽宋淳化間有曰某者為永新簿因家焉曾祖原道妣某氏祖文振妣李氏父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為桂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語時能識錢

上字人皆異之十七八為文章詞藻天發歲癸卯太祖
皇帝兵下吉安參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談論歡如平
生即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
堂第一人太祖欲作興儒學特除武昌儒學教授其化
大行復以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為世子郡王師蜀王
及湘獻王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與修太祖實
録特除開封儒學教授周王待以賓禮世子獨愛重之
永樂三年二月戊辰某日卒於官公生元至順庚午八

月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月善存以其喪歸葬於鄉某山之原孺人蕭氏善治内事先十年卒子一人善存也一女適胡直先生晩居安福善存今為安福人孫男某曾孫男某公學該博手未嘗釋卷老而不倦為文章詩歌敏而甚工尤善行楷書在史館時七十餘矣運筆如飛館中能書者數百人嘖口稱嘆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盡其敬撫猶子極其慈接物平恕而賢否甚明善飲酒遇賓客及故人傾倒達旦軒髯議論襟懷洞如

也嘗念其先舍南康故曰隹山樵者居武昌曰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並六藝集若干卷銘曰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時老而不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黃君仲簡墓誌銘 解縉

黃君仲簡既沒之十年其女夫龎振舒應詔來京師奉前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為狀請予銘其墓予兄大紀與徐君叔通交口稱譽歎息謂宜為銘其凡知仲簡者皆

言磊落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忘與其在世無異則其在世豈無制作過人者歟按狀其既殁家亦中廢崎嶇多難理其先業而克廣之其有羸財輒斥以起其廢其鄉官陂之橋圮具甓與石要道士彭一寧董其役橋成而行者不梗楓子江當二水之交朝涉者或致没溺置船而濟者以喜株水陂溉田數千畝復之而歲以無旱隣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未嘗取其息爲家塾延良先生教其子

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撫育孤甥勤勤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蓋人人屬厭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其肯綮豪氣橫放其磊落可喜蓋如此予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闤闠之間為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謂古之人遠者姑勿論近自元季躭溺宴安俗尚柔弱鄉里富豪家士人子驟聞金革之聲手足振掉目睽睽耳不聽坐而待

斃妻子為虜可憫不足惜者何限哉先人誓天仗義奮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摧西剪莫犯吾鄉迄為保障以逬治平至今室房有故宇圖書有故藏里人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赭之虐一草一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日習焉不能助我先人建大勲業先人亦齎志以没此古英雄奇偉之士所以汩没而無聞者類如此也審其言固倜儻可喜夷考其任事馭衆低昂有權變正合宜使人能畏

之因其小者大者可知或時以泄其不平披橫矛彎弧
突騎獵逐平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庶幾
奇男子世豈多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久而想見之尚如
畫也哉君諱敬號竹澗髙祖顯氏始家于吉水曾祖端
叔躍淵其先人也君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没以洪
武乙亥閏九月十三日巳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弟禮
與婿朱正也娶周氏里之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既安居
安然安早卒有陳彦素者亦其壻君之墓在於其鄉鵰

鵠山之原銘曰

噫慨慷言可績才可惜金利不矛戟縝栗不為壁永秘兹石

劉君彖賢墓誌銘 解縉

元季之亂大家世族能卓然不為亂賊所污保其家復其盛昌其後者江都甚不多見也予嘗聞之夏璜劉君彖賢為兄弟首謀夜之吉安城報官軍掩取賊巢穴事泄官軍竟不至舉宗為賊所屠亦皆不屈彖賢獨脫身

與妻子俱走免賊平迺歸鄉治生築居教子弟復其舊觀其艱難轉徙有人所不能堪者焉予謂聞賊首欲任用率其人相表裏為輔車唇齒更遣致意甚厚使當時一聽許寧不免屠害與艱難轉徙哉君喔然笑曰所以為世家大族以其守禮義也予家在宋仕吉水縣簿宋亡與信國文公百戰守死以抗元師終不為屈至元雖乏之顯仕然父祖以上感其恩澤亦百餘年豈可伍梟獍為厲階邪義舉無成其榮多矣此先人之志也不然今

日何顏復見家廟乎予深感其言歸以告太夫人太夫人曰外大父瀾雪髙先生官平江在元盛時象賢其季壻也來平江未嘗遂游事聲色侈靡其家教訓嚴外大父每稱道之不置焉又聞之先君子云夏璜劉氏世本安福治尚書有名象賢大父諸父昆弟每過從談論識其學問淵源由是常喜從象賢問昔時事象賢深愛厚與之言歷歷未嘗厭焉後予忝科第歸自翰林往拜謁之象賢為之喜甚與飲酒日夜具道外大父遺訓命其

子汝哲與游觀山水間指外大父所為卜塋其祖墓而為道其所以然見前人之游藝罔不造其妙而象賢平生坦夷豈弟愛人樂善敦尚詩禮其得於家庭親戚為尤至也又往年予兄大經授徒夏璜象賢實為之主汝哲親授業焉象賢朝夕所以與余兄講論多矣是予兄弟皆有所聞于君也君之喪也在洪武辛未三月九日予寓京師後予歸鄉君墓有宿草汝哲屢以銘為請以事止不果為又二十年於此始克為銘君諱崇字德象

象賢其號也族有譜予甞為之序曽祖時可祖至德父則賢母龎氏娶髙氏再娶蕭氏子男三人汝霖汝哲汝完女二人長適東溪彭季良次適東門江彦政孫男逸隠寛洪廸魁同倫仲紱六翰君生大定丁夘四月十三得年六十五墓在鄉東坑之原銘曰

清曠坦夷不為矯飾學問淳良家庭親戚平生之言可裨世教有銘可鐫有子能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八

賀感樓妻王氏墓誌銘 明李東陽

按狀王氏諱正江陰農家女也賀本吳人感樓之大父大理評事諱賢嘗為江陰訓導留居江陰洪武間坐事死後子宗振纔八歲貧無家依女兄及舅氏比壯贅青

暘鄉之薛氏王薛隣也故感樓聘馬時宗振復坐累籍蘇州衛為兵畫粥其田廬家益貧感樓壯不能娶昏于王氏王氏亦貧甚止餘空屋三四楹兩家食常絶殆不能朝夕感樓乃奉母及妻還吳僦屋以居感樓貧居能力學博涉書史用其粗為童子師從者日衆歲時修幣頗足共饘粥儉不妄費稍懋遷為業銖存兩積積且富益儉節如貧時累四十餘年闢畝崇屋給昏嫁為富人時感樓學已就為鄉先達子恩舉南畿鄉貢第一有名

而賀氏益振固感樓所力致而經營拮据籌畫緍籍出入俾無靡闕者王氏力也成化戊戌恩歸自京師王氏老且疾已亥二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七矣感樓之言曰吾妻無他異能獨吾貧時恒不免凍餒吾妻未嘗有怨恨色吾衣食裁足吾妻不為侈不忘其貧吾弟不克自給又多子女吾妻能順吾意常給予無悋色吾平生不信佛老及陰陽拘忌吾妻亦遵用家政不吾咈也於戲貧能積積能守又能散迭塞困滯而不以流俗敗家法

此皆人情所難況婦人哉銘曰

昏不禮迎其變也正有封在原其歸也全孰囍厥生孰壽厥死委身其間與命終始夫爾託之子爾續之幽堂有銘太史作之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名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

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擷其英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

夫皆見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讌笑咏歌出古畫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

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髙壽終先生巳八十而哀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卧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巳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

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録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其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

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歛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為渾鍠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明故滁州判官龍北山墓誌銘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父北山聞先生之風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為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為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

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賛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偽符疑兵綴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刦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子劄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恥外援見翁先後所為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駡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

其事機或詐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
嘗歷蓋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為大足丞既致
仕遥授直隸滁州判官閑住廕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
多以為屈而昔之鄙薄者曰實益張翁不為悔後九年
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
酋方疑先生紿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覻
釁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

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寛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閑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欵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欵逺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髙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㢮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

以卒葢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翁名光字沖虛其先爲永新人銘曰

方歎選乘指驪爲黃鹽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懷人知已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試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祝先生墓誌銘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

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為蘇人祖顥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𤅩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頴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竒語旣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稗官褀家幽遐嵬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為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訢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

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竒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機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羣盗竄處山谷時出焚敓為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

累遷陜西按察副使先生簡易髙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沉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户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輙藏去為榮喜奬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禄及四方饋遺輙召所善客與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没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

詩文集為數百卷藏於家

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凖由漢氏來繢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巳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視先生由諸生起軍精發藻横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没於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

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塟橫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綵為之銘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啟之其卒敝刓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為渾鍠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羣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陸粲

君諱延喆字子貞姓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

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為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羣自幼侍文恪公居京師則已開敏習事公性高簡其為家未嘗視簿書仕既隆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歸吳即慨然欲恢拓門戶當是時吳中富饒而民樸畏事自重不能與勢家爭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產不訾諸貫貸子錢若鑪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前堂列優笑鐘鼓筦絃後庭比房數十歌舞靡曼窮日夕為娛樂時出

從所善客馳騁譙游輿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不敢疾驅君視之亡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禮中歲逾吏約敕為恭儉罷諸辜榷妨細民業者益市古彝鼎圖籍充牣於家有嘉客至則陳而觀之從容竟日愔愔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言王公子伉健也今視之謹厚人耳初以名隸校官正德間繇廕叙升朝拜中書舍人奉使頒詔閩中令上時再使淮揚諸郡既又持節冊封徽王妃所至能恪虔以蕆事滿九載進

大理右寺副而涖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家會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才力不及坐外補兖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不起年五十九君長身偉鬚鬢魁梧悍堅不類南産家居事文恪公孝養隆備撫幼弟延昭有恩常日用財若纖嗇至有所規剏必盡觀美而建文恪祠工費最鉅壯麗嚴潔鄉人稱焉尤善經畫世務操縱弛張不露機穎一時名有權畧者皆自以為不及也若其觀時低卬壯

老異操卒以昌大其家而免於悔吝太史遷所謂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然令之閒游公子大抵困於晚節君自結髮知名逾四十年標望不衰當世談賢豪閒者往往以王氏為稱首即其所成就亦足為一時之傑矣余少為文恪公所知愛為其孫娶余氏即有壬也及是來請銘銘曰

穆穆文恪履貞涵醇靖共三朝貴而能貧卒恢於家在其嗣人矯矯大理始騫以揚博謀敷施業是用昌乃戢

而藏不隕其光孰不貴富乘高債疾之子優游亶厚福
澤衎衎施施燕樂飲食五十九年既豫既豐訖無艱虞
以獲考終刻詩墓門昭示無窮

孫太初墓誌銘 劉麟

太初不知何許人自稱曰關中人人亦曰關中人湖南
雅社西溪龍致仁題其名曰太初關中人正德戊寅秋
八月僦居湖南之後林村是歲始娶妻巳卯舉一女庚
辰二月二十日卒無子未卒之三月甘露呉汝秀玉匡

陸如崑作湖南雅社得五人太初在焉甫會於甘泉之太古居太初獨不至社中欲規之太初且疾革衆將視疾太初忽以後事來告告玉厓曰瘞吾骨得名山焉告邦直之家曰收吾書恤吾家告麟曰題吾墓且銘諸幽持手稿若干卷告衆人曰晉安鄭子繼之知吾言是在繼之比麟往問太初方苦渴撫膺太息曰苟不作速化斯已矣麟曰結纓易簀何人也乃黯然伏枕安於疾瘵其肌理美好如平居疑其有生也叩名醫之門再拜為

之圖至則無所庸其術又數日竟不起旣歛之三日玉
厓卜瘞得道場山麓曰崑也無宿諸將以近杲日行事
以是銘不及其瘞太初之卜隱湖南也賓主施于邦直
問婚得張氏遂與邦直聯婭其在交游爲最厚屬纊之
日邦直方會試禮部不相及歸而哭諸墓反于室有餘
哀顧内子語曰太初以大義屬我安忍愧其言而語而
妹曰矢厥志之死靡他吾固恤其家乃數遣姆氏往諭
意還報皆曰諾無何繼之來弔收太初遺稿將以梓于

世邦直得之述於狀來徵銘曰吾恐太初墓且宿草矣先生其終之又相向垂涕洟而言故退而序其事為之銘太初諱一元太初其字也生七年而警敏不常十三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家去入太白山守中致虛以為常因以太白山人為別號既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學士迤邐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雋腴為詩先氣格有刮劘胃腎之功與名流相

倡和馳其聲於四方其初至吳興與吳甘泉遊時年二十有九尚未有室既遠鄉井又寡兄弟形影相弔怡然終日望之者見其眉表炯炯魁岸迥立爭相駭慕嘖嘖皆以為仙麟與凌時東嚴李祥施邦直則以語孟緒餘時時向太初談說始若疑中若詘終則釋然安以悅卒能使太初棄其學以吾黨之學為學者邦直之力為多然而尊賢取友太初亦自得其本也吾人望於太初者何如令則乃爾於戲天乎殆不欲吾雅社增重於世乎

何畀我良友之晚而奪之早也其或厭我凡近遵彼舊學羽翰而去乎何幻景遺光一耀而不留也孰謂風槩若斯人者俯仰一無所遇而宛然以死也今而後知人之工詩不獨能窮若太初者吾不能不致怨於其詩銘曰

猗此踔犖離羣絶伍揚晳虬髯雲蒸月吐攬岳浮江窮奇弔古玩世豪吟興衰默嫵傷材於白用格於甫谿逕若存一變至魯邈迹吴興鸞栖鵠峙擇配於光取仁於

士力踐精求曰今覺是駿足方馳蹶則弗起嗟嗟太初未見其止朝也有聞夕也可死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十五